

舍得麻烦儿女

□琴台

昨天回老家,回来的路上,爱人和我说:你还记得那个退休的老教师吗?经常拿着十字绣的那个老太太?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胖乎乎的阿姨,经常和婆婆在一起晒太阳,花白的头发,慈祥的面容:记得啊,咋了。

爱人说:她老头没了。

我:啊?多大年纪啊?

爱人:73岁。

我:73岁?年龄不大啊,生病去世的吗?

爱人叹息一声,道:老头病了,去医院做检查,是脑瘤,回来之后,老头儿啥都没说,到外面买了瓶百草枯,一饮而尽,就这样死了。

我完全震惊了,这是为啥啊?!

爱人说,老头儿的意思很明白,得了这样的病,一个是得花钱治疗,二来呢,治怕是也治不好,早晚自己也得傻了,还不如一了百了。

我太震惊了,老爷子的这个想法,貌似是为家庭和老伴儿考虑,但

是,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对于儿女和老伴儿是怎样致命的打击啊。

得了病,治病救不了命,那是命运的安排,但儿女和老伴儿都会因为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而没有悔恨。更重要的是,她们会在知道老头儿的病后,更加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无论治疗时间长短,这都是一段带有温度的值得一生安慰的日子。

当然,这段日子中可能会有各种的麻烦和沉重,但这是一家人共同迎接这个困难的临在时光啊。查出病,老爷子做出这个决定,想到的可能都是给儿女添的麻烦和要花的钱,却唯独忘记了,不给儿女添麻烦、不花家里的钱,从感情上儿女和老伴儿怎么过得去呢。

小的时候父母养育我们,这是一种恩情。老了,或者病了,父母能够“麻烦”我们,这更是一种恩情。

可惜的是,这个知道自己病情后决绝而去的老爷子,没有看到这一点。选择了那样暴烈的方式,在内心深处他或许觉得自己为了舐犊之情奉献了所有,却不知,他的这份“爱”,会在儿女心上插上怎样一把刀啊。

唉,祝愿天下的老人都健康吧。如果实在不能健康,也请不要觉得这是给儿女添麻烦。对于儿女来说,也许,他们一直用一生的力量和爱攒足了劲儿要好好尽一份孝心呢。

对于成年儿女来说,父母的给予是爱,父母的“麻烦”,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深爱。

琴台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读者》《意林》等杂志签约作家,出版个人文集两部。

油菜花儿遍地黄

□刘彦云

又到清明节,田野里的油菜花遍地金黄,这总让我怀念起一个人,她就是我的婆婆。记得前年也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我和婆婆还曾一起在地里挖野菜。如今油菜花漫天遍野,而我又去哪里寻找那慈爱的人呢?

婆婆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大字不识得一箩筐。但是她身上美好的品质却让她的亲人们念念不忘。

婆婆勤劳。她住在平房,经常在大铁锅里蒸馒头,蒸包子。做好了就给我们几家分分。我们经常劝她这么年纪不要太辛苦了,她总是说:“买的馒头不好吃,大铁锅的饭菜香。你们住在楼上,小锅小灶地不方便。”一锅锅面包似的馒头,带着铁锅里特有的香气,被婆婆一兜兜分开。看着孩子们吃,她总是发自内心的欢喜。这世界上也只有母亲才有这样的情怀吧!只有奉献,从不想索取。

婆婆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家里人都很尊重她的意见。记得大哥和她商量去不去沧州工作的事,婆婆说:“当然要去,咱当官不是为了钱财,只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咱。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啊!”在婆婆的鼓励下,大哥选择了远方。

婆婆节俭朴实。她经常说:“宁可撇,也不缺。”孩子们成家立业后,从不张口和我们要钱。她不喜欢金银首饰,她总觉得那是一些撑面子的装饰。她经常说,“过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显摆那个有什么用呢!真缺钱的时候,这些首饰能当钱用吗?”她更不迷信,对于求神拜仙的事情,她总觉得愚昧。她说勤劳的人自己就是神仙,求神不如求己。不劳动,天上能掉下来馅饼?

婆婆是一个宽容的人。我和婆婆在一起的日子里,感到的是轻松自由。我从不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恰当,哪一句话说错了。我们各自成家后,婆婆从不干涉孩子们的选择,任我们自由发展各自的事业。即使我们赔钱,她也从不埋怨,总是给予鼓励。婆婆不知道什么叫做无为而治,可她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老子的这一智慧。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该放手时,要放手。

婆婆最大的缺点就是吸烟,几十年的烟龄让她晚年患上了肺癌。当我们知道这一噩耗的时候,心痛如绞。想方设法寻医求药。我和丈夫尽量多陪伴她,陪她去戏园子听戏,野地里挖野菜,田野里漫步。我私下对丈夫说:“自从知道婆婆得了这个病,每次和婆婆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就像看见亲人,明明知道她要掉下深渊,我们拼命地想拉住她的手,可是却拉不住!绝望的感觉!”这种绝望也更让我们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

时光流转,冬去春来。我的婆婆,一个朴实慈爱的农村妇女虽然离开了她深爱的孩子们,但她身上那些美好的品质,高贵的人格,就像这漫天遍野的油菜花,散发着清香,永远开在我们的心里。



刘彦云

高级教师,创作并发表散文诗歌一百余篇,《看戏》等三篇文章被评为河北省第二届优秀网络文化“五个一”作品。

静下心来 闻一闻时光的香气

□吴雅丽

“知道一朵花为什么香吗?”

我笑着摇摇头。

“因为它在静悄悄地开放。”

朋友六岁的女儿,手里拿着一朵不知名的野花,仰着明媚的笑脸和我对话,那样子像极了正在开放的花朵,香气扑面而来。

静下心来,才不会错过花开,静下心来,才会用美好感知世界。

下班的途中,路过一个蔬菜水果小市场,在市场的一角,有一个卖菜的摊位,蔬菜擦的鲜亮,捋的顺滑,又摆放的整齐,看摊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妇人,她穿着干净的纯棉罩衫,脸上始终挂着怡人的微笑,嘴巴甜甜的,哥长姐短的叫来叫去,高峰时,人们涌到她的摊位前,不停的翻检着,她坐在一张小方凳上,不疾不徐的应对着,眼角的余光不时地扫扫身旁的空地,那里铺一张红白相间、四米见方的小帆布,她一双娇小的儿女光着小脚丫正在上面嬉戏玩耍,夕阳下,落日的余晖温柔地洒下来,映着她们的红彤彤的脸庞。

偌大的小城,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每天要往返三十里地,从他们的脸上、笑容里并没有看到奔波之苦、劳碌之累,他们热爱生活,心存向往,但不急功近利。

“一边带孩子,一边做生意,不辛苦吗?”我一边挑菜一边问。

“不辛苦!”她秒回。等挣钱了,我们也在城里买套房,孩子就能在城里上小学了,她满满的憧憬储存在蔬菜里,蔬菜也是有了香味了。

路的拐角处,是一个修鞋的亭子,修鞋的师傅一年四季穿着干净的白大褂,他从十六岁就在这里修鞋,是个清爽的年轻人,声音低而缓,语气笃定。二十年了,始终保持着职业性招牌式的微笑,技术的娴熟和饱满已像陈年的酒香关不住了。

停下匆匆的脚步,欣赏一下街边炸油条的老板娘,她烫着时尚的卷发,鬓角别着一个大红的蝴蝶发卡,风吹过来,她快乐的歌声随油香飘远,感染着每一个在她身边经过的人。相隔不远,卖凉皮的小帅哥穿一双旱冰鞋,他滑着舞步把凉皮送到你的手里,在你惊异的目光里他笑笑不好意思地说:热爱。

一股暖流在空气里流动,爱意在温暖里留香。

小区的门口,坐着三五成群的老人,他们高谈阔论,声音里充盈着时光的厚重,皱纹里舒展着开阔和智慧,“想当年”或许是对逝去的岁月最豪迈的缅怀了,他们都在各自的世界里指点江山,让所有的过往都在他们的唇齿间

留香。

约一约,你好久没有联系的好友,还有一路相伴的挚友,喝一杯茶,品一品生活的酸甜苦辣,让日子沉淀出一缕氤氲的茶香,让烦恼的事云淡风轻,让高兴的事锦上添花,使细水长流的友谊而久远、而醇香、而绵长。

停下匆匆的脚步亲近自然,去斑驳的老墙边守候,看燕子衔泥的勤劳,听蚂蚁唱歌的快乐,和一棵老树坚守前行的执着,让绵软的土壤长出茁壮与挺拔,开出芬芳和妍丽。

不心浮气躁,也不急功近利,且日有笑声,夜有梦香。

不动声色的力量,才足以抵挡岁月的风霜雪雨,所有的美,会徐徐升起在生命的枝头。

起风了,关上门,下雨了,打一把伞,如果晴天,就去暖阳下走走,读书、旅行、探索、劳动、热爱,每寸光阴,都是芳华,静下心来,就能闻到时光里的香味。

吴雅丽

沧州市作协会员,曾在《山东文学》《诗神》《沧州日报》《沧州晚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100余篇。

楼房与老屋

□李保林

楼房里养花草,只能放到阳台上,本来面积就不大,它们一来凑热闹,把整个阳台压得喘不过气来,养上几棵就把有限的空间挤满,使它们焉头垂耳,苟延残喘。而老屋的小院,春天一到,鲜花就可以绽放,草木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每天都能吮吸着甘甜的露水,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茁壮成长,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楼房里你得忍受着:楼上高跟鞋的敲打声,孩子们蹦蹦跳跳地震动,听着刺耳的椅子挪动声。住楼房对门互不相识,更谈不上走动,偶尔有人出于礼貌和你打招呼,也不知道老哥姓甚名谁,家住几楼。如果半年你不开门,邻居们也没有人关注。而我的老屋,经常有左邻右舍串门,谈天说地,畅谈人生,兄弟爷们感情深厚,遇事都能跑前跑后给予帮助。出门不用上锁,就有邻

居们替你照看。两天大门不开,就会引起邻居的关切和询问。没有人声鼎沸地喧闹,只有在夜里听到虫声鸟鸣,偶尔有几声犬吠,也不会影响你酣然而睡。起床不用定闹钟,辛勤的鸡鸣会把你准时喊醒。

住楼房放车,你得四处寻找,弄不好还被贴上小条条。高端的小鸟,每天需要在高空里喂饱。老屋的小院,门前有宽阔的大道,院内有足够的空间,让交通工具能够自由自在地安好,解除一天奔波的辛劳。

在楼房居住,上班打工,你得天天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奔跑,听着南北的语调,闻着汽车尾气的味道,看着红黄绿的颜色,辨别着前进的方向。老屋小院里,有我赖以生存的法宝:锄头和铁锹。我用它,把金色的希望撒到泥土里,有着衣食无忧的欢笑,其

乐融融。

高楼里只能透过防盗窗,才能看到外面的喧嚣,眼里充斥着孤独和寂寥。在老屋的小院门口,一把躺椅一把扇,一壶茶水一本书,安恬地看到孩子们在大街上欢蹦乱跳,享受着那甜甜的笑容和亲切的问候。

老屋,我不愿意让镜头下的你变得虚无,不愿意让你在诗句中变成残垣废墟,我愿意在这里守护。我依然紧握手中的铁锹,与花草、禾苗一样地执着,仰着脸,倔强的展示着个性。

李保林

盐山县望树镇李隆村农民,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盐山县作家协会会员。